

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

一家三代人的12岁

■高金中文

我的父亲直到12岁才上小学,在今天的人看来,是不可想象的,这一年大概是1951年。之前,也是解放前,父亲的童年在上海度过,祖父家境比较贫苦,父亲是家中长子,童年的父亲在上海卖过报纸、擦过皮鞋,这段往事父亲很少提起,而进学堂对童年的父亲而言是很遥远、很奢侈的事。父亲的小学是在邻村上,初中在县城的一所中学,这时父亲的年龄已经跟他的老师差不多了,等到初中二年级时,父亲因年龄偏大,同时也是响应当时政策性的号召,没有再继续读书,被动

员回乡。

父亲文质彬彬,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草书,在农村有点另类,但初中生在当时的农村里就是正儿八经的知识分子了,所以回乡仅7天,父亲就当上了大队会计,这一当就是十几年。至今父亲津津乐道。

后来父亲当大队支书,再到公社工作,90年代初经过考试进入县里的首批乡镇公务员队伍,并光荣退休,在与他同批的本乡23个大队支书中父亲是最幸运的。能够有这样的幸运,是赶上了解放后,国家从战乱中恢复,老百姓开始过上和平的生活,这是新中国给予我父亲这一代人的幸福生活

的开始。

父亲有文化,切身体会到读书的好处。等到我12岁从村中小学毕业的那一年,他毅然决定让我转学到城里上学,那是1979年。那一年,国家恢复高考不久,进城读书在农村还是很稀奇的事,我大概属于领先潮流的了。我就读的中学是父亲当年的中学,我的语文、数学老师是父亲当年的老师。大哥是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一代,在公社中学上了四年的初中、高中,并且已经高中毕业,在当年那么小的高考录取比例下回炉复习参加高考,成功几无可能;二哥正在邻村上初中;我年龄最小,不厌读书。而对我而言,当年12岁,正是父亲上小学时的年龄,想想考大学是6年之后的事,那么遥远,只觉进城上学在乡下小伙伴们中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而已。

父亲的决定改变了我的人生,也影响了我二哥的人生,二哥和我先后考上了大学,一时在十里八乡成为佳话。应该说,是改革开放给了我们崭新的天地,是高考给予了我们这一代人读书改变命运的机遇。二哥和我能够抓住历史的机遇,成为时代的幸运儿,还要感谢我的父亲,很早就规划了未来,虽然当时我很朦胧,直到高考前的一年,我才顿悟什么是机遇,失去机遇对来自农村的我来说意味着什么。现在每次想起来,我都暗自庆幸自己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没有迷茫。

时光荏苒,到我女儿12岁时,也是小学刚毕业。那是2006年,我恰如我当年的父亲,毅然决定将女儿从南京转学到上海。今年春节,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吃饭聊天,年近80岁的父亲问起正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读硕士的孙女,新的一年有什么打算,女儿

说要考博士,听了之后我们非常惊奇,因为这个想法女儿从来没跟我们交流过。又转念一想,孩子上进心强,有什么不好呢,从小到大我们不都是这样要求她的吗?新的时代,她们这一代有着比我们更好的平台,我们有什么好担心的呢。

回望12岁,父亲的、我自己的、我女儿的,既生家国情怀,也多人生感慨。我常想,大到一个国家,小到一个家庭,什么是最好的传承?我想是文脉书香,一个国家文脉不息,则国家兴旺有期,即使历经磨难;一个家庭书香不断,则家兴有望,即使历经穷苦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

岁月悠悠

那年高考

■耿勇文

高考年年有,但今年对我来说有些特别。这倒不是因为家中有莘莘学子参加高考,而是它恰逢有纪念意义的周年——四十年前,我参加高考,名落孙山。

就我眼下半个多世纪的人生而言,那年高考是刻骨铭心的,它让我有了挫折感,也有了奋进的意识。当然,当初的苦恼,压抑甚至有些自卑,远非今天说起来那么轻松和坦荡。

在我记忆中,那年高考,如果用略带些自嘲的口吻来说,它就是特殊时期和特定的环境下,给我和像我这样的一群人留下的疤痕。也许是将心比心,也许是人心深处划痕的深浅,总会让人语气和态度在情不自禁中表现出爱憎分明来。反正,面对高考落榜者,我是怎么也无法故作轻描淡写地说出那句永远正确的安慰话“不要紧,大不了从头再来。”尽管我也清楚,此情此景,说上这么一句话是最符合现实语境的。

高考是学子们人生的第一道坎,站在这道“坎”前,无法忘却那夜以继日的苦读;无法忘却在父母的担心、操心的浸泡之中负重前行;也无法忘却两鬓堆雪的恩师殷切嘱托……

我的高中生涯是不堪回首的,它似乎蓄满了我一辈子的辛酸和不甘。我读完高一,高考恢复。高二开始,教学步入了高考轨道,分文理班,

我自量力,报名参加理科班,白天在课堂里,听着云里雾里的解析几何,晚上回去熬夜恶补。学英文时,不会音标,只有在英文单词和课文的旁边注上中文。照理说我是初中毕业直升高中的,应当有基础,可事实上相反。那时没有中考,就近入学,我是最后一批不用考试,就读省重点中学的。我的初中,说是在读书,其实是“挂羊头卖狗肉。”老师和学生在学校工宣队的带领下,都忙于离开课堂,离开课本,要么防修反修,要么开展“拒腐蚀,永不沾”教育,要么学工学农,学校大会小会不断,从那时起我们也都时刻准备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。我是副班长,又是团支部副书记,要说我不要求进步,那也有些冤枉,忽略课堂上的学习,正是因为我的思想紧跟那“读书无用论”的潮流。

高考恢复的那段日子,是我们人生道路上的急拐弯,但没人减速,只有加速。不知是不觉醒后的奋起,反正人的情绪像脱缰的野马,按捺不住,铮铮誓言要“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。”失去的时间如流水,“夺回”只是痴心。

高考恢复是人生际遇,但我一时半会还赶不上趟,要说真实感受,那些年我生活频率振幅曲线有点乱,忽高忽低,像荡秋千似的。

好在人处风华正茂的年代,总是充满朝气的。那年冬天,学校开展冬日晨跑,教室的墙上有一张很大的图表,那上面标清到北京的公里数,我们每天根据自己跑完的公里数,向前移动小红旗。晨跑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,因为在跑步中,我可以随意超越那些学习尖子们,跑步让我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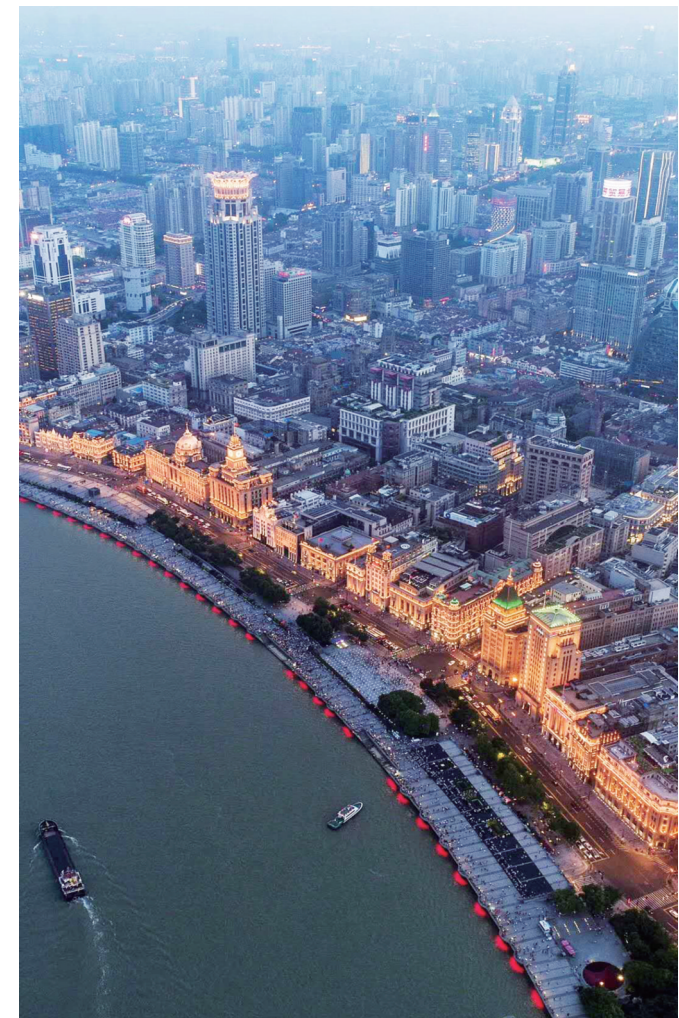
心聚集了能量,在期待中寻找突破口。

美好的感觉往往都是瞬间的。学习好的同学,在操场上跑几圈之后,便开始在晨风中高声朗读课文或背诵单词。我也知趣地顶着寒风,背诵着艰深晦涩的古文,反复读记发音总吃不准的英语单词。明知没有希望,却仍旧拼命在冬日的晨风中“耕耘”,那时的晨风让我感到,它寒冷之外的寒心。

幸与不幸,就像人生中的两扇窗户,关闭这扇窗户,必然会打开另一扇窗户。高考落榜后,我烦恼后悔的周期很短,在别人兴高采烈,在人们羡慕的眼光中走进大学时,我找到一个在公交车上帮助售票员维持秩序的活,虽然分文不挣,但忙碌让我内心充满快乐。年底,征兵开始,尽管南方硝烟正起,我没有半分犹豫,高唱着“再见吧,妈妈”,打起背包,与故乡道别,踏上充满牲口味的闷罐车,南下当兵了。

高考失利,让我从此有了在自责中追赶的动力。入伍第二年,恰逢军队第一次全军统考,我考上了军校,毕业提干。从此手不离卷,后调入师部机关,从事宣传工作,后又考上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学习深造。

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高考在人生的履历中,是不能轻易翻过的篇章。不过,高考对人生而言,毕竟是长跑中的头几圈而已,并非是终点的冲刺。人生幸运的机会,绝不只是一次高考。中榜者得意,不忘形,不停步;落榜者失意,不悲观,不气馁,恐怕才是可取的高考姿态。当然,这也是可取的人生姿态。



金龙长舞 ■陈明松

生活故事

我“戆”吗?

■周彭庚文

“依‘戆’嘛。”这是妻子戏谑我的常用语。用“戆”而不用“笨”,表明妻子是很有分寸的。“戆”在上海话里意义颇多。它少了“笨”的武断、决绝和火辣的责怪,掺和了颇多的恨铁不成钢的怨艾,甚至满含撒娇和嗔怪的嗔气。而说话时的语气,更是包含足够的情意。“依‘戆’吧。”满含“任由你吧,我撒手不管”的威胁味道;“依‘戆’啊!”则是“你少不了我”的得意溢于言表;“依‘戆’嘛!”且带点儿升调,是不想讲道理,必须依从我的“霸道蛮横”。每闻妻子此言,我都要仔细咀嚼体味。但说我“戆”,我颇不以为然,只是妻子列举的“铁证”又让我难以辩驳。

妻子原是上海人,当年“一片红”时投亲靠友到了我邻居家。那时,我们生活在一江之隔的南通,对“大上海”是仰视的,从电影、报纸、书本里看到的,加之自己的揣测和想象,总感到上海色彩斑斓,高端时尚,楼高街长,店多货丰。而一个端庄大气又温文尔雅的“上海姑娘”,突然出现在我面前,不由浮想联翩。为了拉近距离,我向她说“上海话”。但真学说起来,总感到不自在,上下唇合拢不协调,舌头掉转不灵便,说出的话疙疙瘩瘩,连不成句,表不清意。远不如说当地话流畅自如,常在不经意间,当地话脱口而出。学了很久,只能勉强勉强说几句“洋泾浜”式的上海话。而妻子呢,却在不到一年时间,就很自如地会说当地话了。故而,她常嘲笑我“戆”,我总是以“缺少语言环境”来搪塞。虽然12年前,我已退休来到上海,天天接触上海人,虽听得懂上海话,“说”仍无长进。

打心自问,妻子说我“戆”,还真不是空穴来风。能不能快、好、深地学会一样东西,确能判明人的“戆”与“不戆”。就拿我“学电脑”来说吧。

从时间上来说,我绝对应该是个“资深行家”。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,我们学校就为每个教师配备了电脑。看着小青年们围着电脑叽叽喳喳,指指点点,敲敲打打,文件打印出来了,资料查找出来了,课件做出来了,不由心有所动,有时在旁边偷听,犹如听“天书”,感到太高深莫测,恐难驾驭。一个小同事可能是察觉了我的心事,主动对我说:“周老师,下午我替你装个软件,便于你使用。”“好啊,我正求之不得呢。我的要求很简单,不学理论,只要能打字就行。”对于这雪中送炭的举动,我很感谢,暗想,不能坐享其成,也该主动些。吃过午饭,我带着拆装机器必用的旋凿、老虎钳等工具,早早在办公室等着。他来了,坐在电脑桌前,我还没看清他是怎么摆弄的,就说“好

了”。我迟迟疑疑地问:“好了?不用用这些?”他看着我手里拿着的拆卸工具,先是一怔,接着极力忍住笑,说:“装软件不需要。”我糊里糊涂地点点头,也没追问“软件”是何许东西。还有个同事告诉我,要熟记“键盘”,学会“盲打”,提高速度。我想,我要追求什么速度,我又不靠它“吃饭”。时至今日,我仍是只用右手和一根手指打字,头像小鸡啄米似的,又要看键盘又要看显示屏,打不了多少字,脖颈就酸疼酸疼。小孙女看着我“怪诞”的样子,常忍不住说我是“独臂将军操盘”,“一指禅按键”,说要发给我“幼儿园毕业证书”。对此“封号”,我实在无言以对。不过,妻子还算给我留个面子,没有“落井下石”,说让我“戆”。

当然,我决不认为我“戆”,1977年挤高考“独木桥”,岂是能靠“戆”而过的?站立讲台几十年,教出学生几千人,岂是“戆人”能糊弄过去的?那么,为什么有些时候,有些事情,我确

实显得“戆”呢?尤其是近两年,总有人端送含有各种调味料的“心灵鸡汤”送到嘴边。一会儿是“今日有酒今日醉,唯恐明天上西天”的及时行乐的;一会儿是“儿孙自有儿孙福,我只管眼望上观”的冷漠的;一会儿是“金钱房屋死命拽,你争我夺亲情无”的誓做守财奴的;一会儿是“世间万物我独享,哪管他人甜与苦”的极端利己的。这些烫口的鸡汤,总是把本平静、平和的心搅得波澜起伏,简直令人不戆也戆了。

民生在勤,勤则不匮。”眼高天方高,心宽地亦宽;手惰万事休,脚勤千里至。登泰山而小天下,遨江海而遏飞舟,藐强敌枪炮轰鸣只如蚊蝇嗡嗡叫,识阴谋握“备份”冲破围剿仰天笑,这是“有心”。而如猴子掰玉米,掰一个丢一个,或三天打鱼,两天晒网,事过而不经心,只能空手而归。这是“无心”,无心也就无果。不戆似戆,似戆非戆,在“戆”与“不戆”之间转悠,思来想去,全在“心”上。